

WITNESS

赵鹏 著

XinHua photographer Zhao Peng's trip to Afghan battlefield

AFGHANISTAN

新华社记者赵鹏战地纪行

目击阿富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击阿富汗/赵鹏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4

ISBN 7-5011-6149-6

I.目... II.赵... III.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180 号

目击阿富汗

赵鹏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友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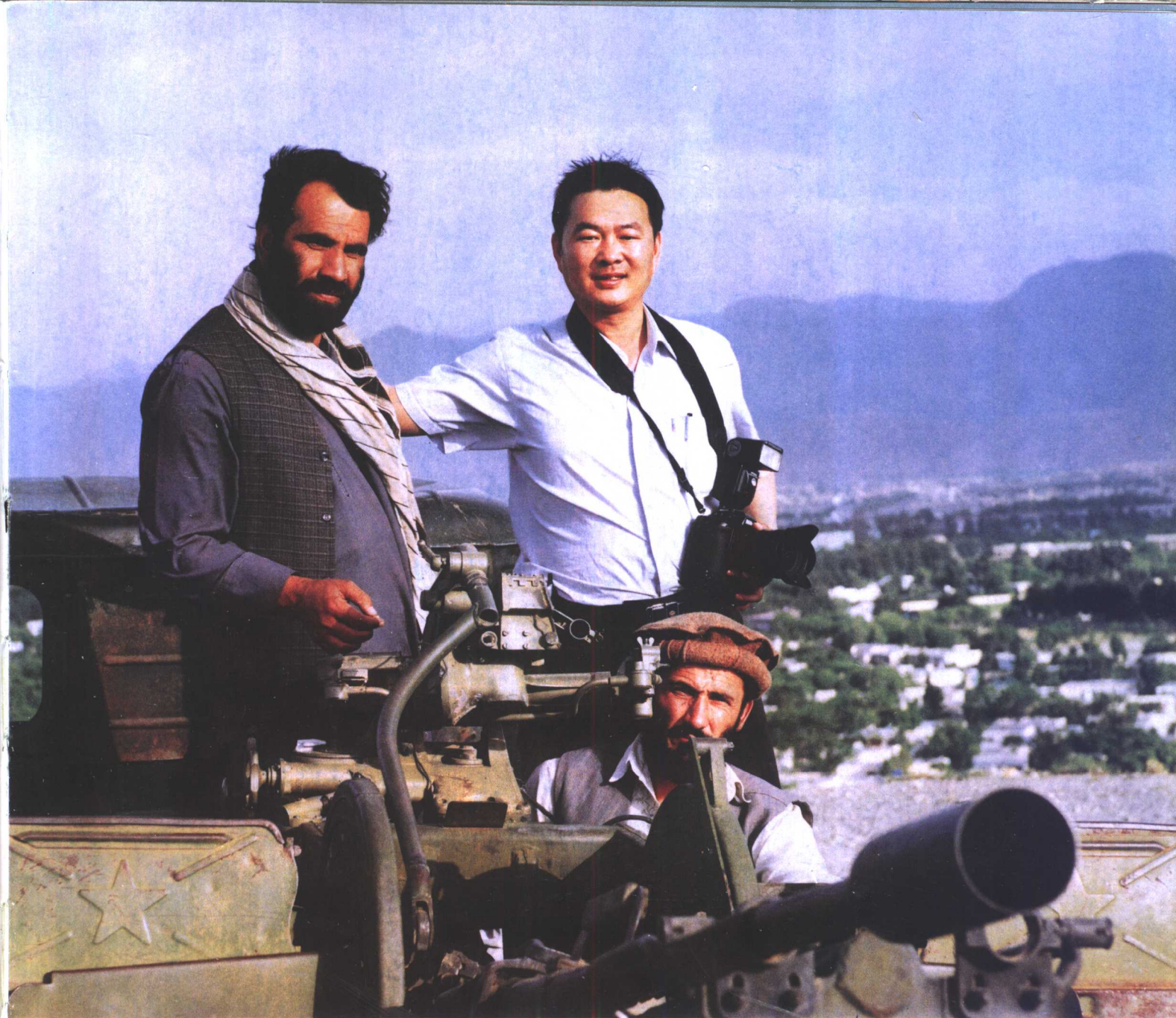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0 开本 10 印张 10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149-6/J · 273

定价: 68.00 元



顶尖级的考验

(代序)

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 赵德润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对于战地记者来说,则要比普利策先生所说的“船头的了望者”有更大的忘我和牺牲精神;他不仅超越了国界,要在异国他乡忍受千辛万苦,而且要在炮火纷飞,流弹、爆炸随时可能光顾的险境中完成报道任务。战争对于记者应是顶尖级的考验。

新华社记者赵鹏就经受了这种顶尖级的考验。他于2002年6月至9月被新华社派往战火中的阿富汗采访。出国前夕,我在送行时反复叮嘱他要学会在战地采访中保护自己,既要出色完成报道任务,又要确保平安归来。然而在战争环境中,再聪明的人也无法料事如神。战地记者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献身精神也就需要无时不有。就在他进入阿富汗第10天,机遇和生死考验同时来到了。

6月13日,阿富汗国民会议进入第三天,卡尔扎伊能否在过渡政府的选举中顺利当选,成为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赵鹏再三向大会新闻官申请进入会议采访;在千余名记者中,他获得4名摄影记者中的1个名额。同事提醒他,不少记

者主动放弃采访主要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外电报道国民会议的会场“大治尔格帐篷”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临上车4名摄影记者来了3人;而投票之后只剩赵鹏一人。他冒着风险在帐篷里坚持8个多小时,采访了国民会议全过程。当卡尔扎伊以绝对优势当选阿富汗过渡政府领导人,摘下紫羊羔皮帽向人们挥手致意时,赵鹏作为在场唯一的摄影记者举起相机记录了这一历史瞬间。

现场新闻、目击式新闻,要求记者必须身临其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相比似乎更为严格,因为看资料、听别人转述都形不成作品,不到现场就拍不到照片,不管现场离你多远,环境多么险恶。在阿富汗的100天,作为中国唯一的摄影记者,赵鹏克服了生活条件艰苦、安全没有保障和采访环境恶劣的艰难,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和拍摄了大量的珍贵新闻照片。无论在美军的反恐基地、塔利班的老巢、难民营,还是在枪击和大爆炸现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在用生命采访新闻、记录历史、呼唤和平,真实、客观地报道和关注阿富汗。

收入本书的300余幅照片虽然是他拍摄的1万多张照片里很小一部分,却是他在阿富汗100天亲身经历、深入思考、匠心独运的结晶。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阿



富汗的政治、军事、战争、社会、文化、百姓生活与和平进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多灾多难又充满希望的阿富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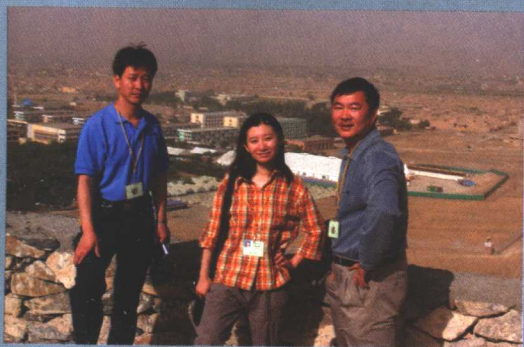
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性大通讯社的同行在阿富汗“同台竞技”，赵鹏用自己坚毅果敢的品格和优秀的摄影作品展现了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敬业精神和综合素质。他拍摄的《卡尔扎伊当选阿富汗总统》的新闻图片成为世界媒体中的独家新闻，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3个月中，总社共采用他拍摄的新闻图片600多张，其中5组稿件受到新华社总编室的表扬。赵鹏回国之后，新华社河南分社在新闻大厦为他举办了战地摄影展，参观者络绎不绝。一些朋友不知道他去过阿富汗，看了影展恍然大悟：在报纸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照片的原来就是咱们的赵鹏啊！

祝愿“咱们的赵鹏”在经历了顶尖级考验之后，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赵鹏

2003年4月15日





从 北 京 到 喀 布 尔

目录 Contents

■ 序

■ 从北京到喀布尔

- 2/ 北京——伊斯兰堡——喀布尔
- 6/ 喀布尔的 Home office

■ 谁主山国沉浮

- 10/ 台前幕后的较量
- 12/ 亲历阿富汗总统大选
- 18/ 风云变幻总统府
- 20/ 我所采访的阿富汗政要
 - 总统卡尔扎伊
 - 副总统法希姆、哈利利、沙拉尼、阿尔萨拉
 - 前国王查希尔，前总统拉巴尼、穆贾迪迪
 - 外长阿卜杜拉，伊斯梅尔·汗、杜斯塔姆
- 24/ 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
- 26/ 前王后魂归故里

■ 战争与和平

- 30/ 新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 34/ 神秘塔利班和本·拉丹
- 38/ 探访美军驻阿空军基地
- 44/ 驻守在喀布尔的国际安全部队
- 52/ 和基地组织成员面对面
- 58/ 遣返战俘
- 62/ 探访阿富汗“西点军校”
- 70/ 战争留下的“纪念”

■ 恐怖阴影下的阿富汗

- 74/ 加兹尼山谷黑夜遇险
- 80/ 夜半枪声
- 84/ 副总统卡迪尔遇刺



- 88/ 总统换用美国保镖
91/ 自杀性汽车炸弹
92/ 喀布尔发生特大爆炸
94/ 走进喀布尔的监狱

■ 失落的家园

- 102/ 古城·废墟·家园
108/ 百万难民返乡
115/ 罩袍下的阿富汗妇女
118/ 寡妇面包房
120/ 痛并快乐的童年
128/ 树荫下的学堂
132/ 漂泊的部落
137/ 生命之水
138/ 古城风情
148/ 世界上的毒品王国
150/ 平均两人一颗地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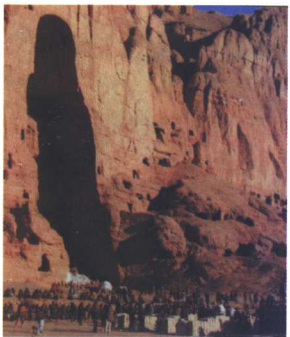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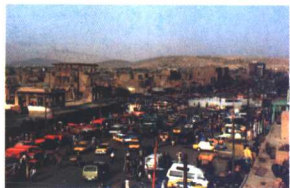
■ 战后恢复重建

- 156/ 战后第一个独立日庆典
160/ 恢复重建路漫漫
162/ 鸡街和花街
166/ 喀布尔的“泰坦尼克市场”
168/ 中国援助阿富汗
172/ 中国驻阿使馆的守护者

■ 文化活着 国家就活着

- 176/ 残存的历史见证——巴米扬
178/ 文化活着 国家就活着
182/ 和普什图人一起跳“阿丹”
184/ 世外桃源——卡皮萨

■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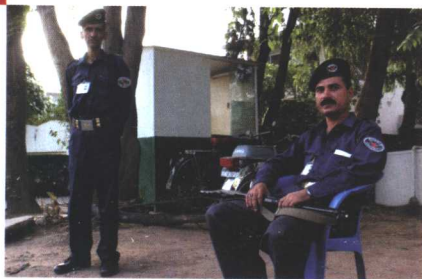


从北京到喀布尔

From Beijing to Kabul via Islamabad

从北京到喀布尔

喀布尔的 Home office



两名巴基斯坦警察在联合国办事机构门前值勤。



一个家庭在伊斯兰堡公园里的大树下休闲。



一群天真的小女孩按时到女子学校上课。

从北京到喀布尔

6月4日 喀布尔

背起行囊出发

不到一天，我们就从北京飞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夜虽深，人难静，思绪万千。这是我抵达目的地喀布尔后的第一篇日记。

到阿富汗采访是总社一个月前定下来的，在郑州接到通知后我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通过因特网和新华社的内部资料库调阅了大量的有关阿富汗的报道和背景材料。从摄影器材、笔记本电脑、海事卫星电话等采访设备，到日常用的药品、高压锅、菜刀等生活用品整整装了两个大皮箱，摄影背心和T恤衫上还特意印上了红色的“CHINA PRESS”、“XINHUA NEWS AGENCY”（中国记者和新华通讯社），心里有一种要上前线的感觉。家人、亲朋、领导和同事更多地叮嘱的就是安全——一个无法回避又即将面临的问题。毕竟是到一个被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一个连中国的保险公司都拒绝承保的

地方。临行前，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祖根对我说：“没有一张照片比生命更珍贵，一定要平安回来。”

一周前，妻儿和我在郑州告别。再过几天儿子就要参加中招考试了，他竟然还报考了省重点高中——郑州外语中学。这的确是最牵挂的事，而我又和往日一样背起行囊离开了家。我总是以忙为由，很少来照顾家庭和孩子，把所热爱的事业干好或许能找到一点原谅自己的理由。

昨天晚上7时30分，我和温新年（新华社参编部）、喻菲（新华社对外部）组成的新华社驻阿富汗报道组一行三人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北京起飞，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阿富汗驻点战地采访。我们是自去年“9·11”之后新华社从周边地区和国内派往阿富汗的第七批记者。

在北京国际机场，近百名中国球迷身披盛装准备前往韩国看世界杯中国队的首场比赛，这是我在途中采访的第一组图片新闻。球迷个个兴高采烈，而我们将飞往



巴基斯坦少女。



6月4日清晨，一名年轻人在伊斯兰堡的路边遛狗。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伊斯兰堡人的生活依然平静。

战争一触即发的巴基斯坦，目的地是在人们印象里充满恐怖和战争阴影的阿富汗。

进入正常的高空飞行，气流的震荡已难以察觉。漂亮的巴航空姐笑脸相迎并送上丰盛的晚餐。飞机追随着夕阳西行，窗外彩霞满天，远处天地界线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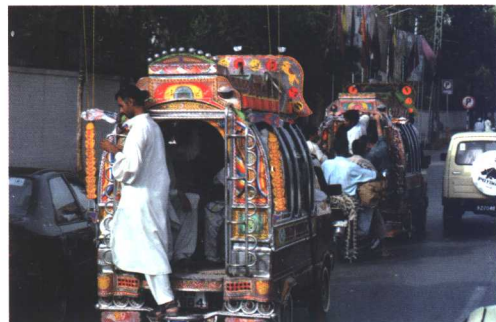
身边的一位“老外”朝我打招呼，当他知道我是前往阿富汗采访的中国记者时，显得更加亲切。这位老先生是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一位官员，与他同行的22人是一个考查团，刚从韩国取道北京回国。考察团中还有阿富汗财政部副部长，农业部负责人和前国王查希尔的儿子等，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阿富汗之行刚刚开始，我们就开始在飞机上“拉关系”、找线索，为今后开展工作做铺垫，这个良好的开端让我们对圆满完成这次阿富汗报道充满信心。

战争阴影下的伊斯兰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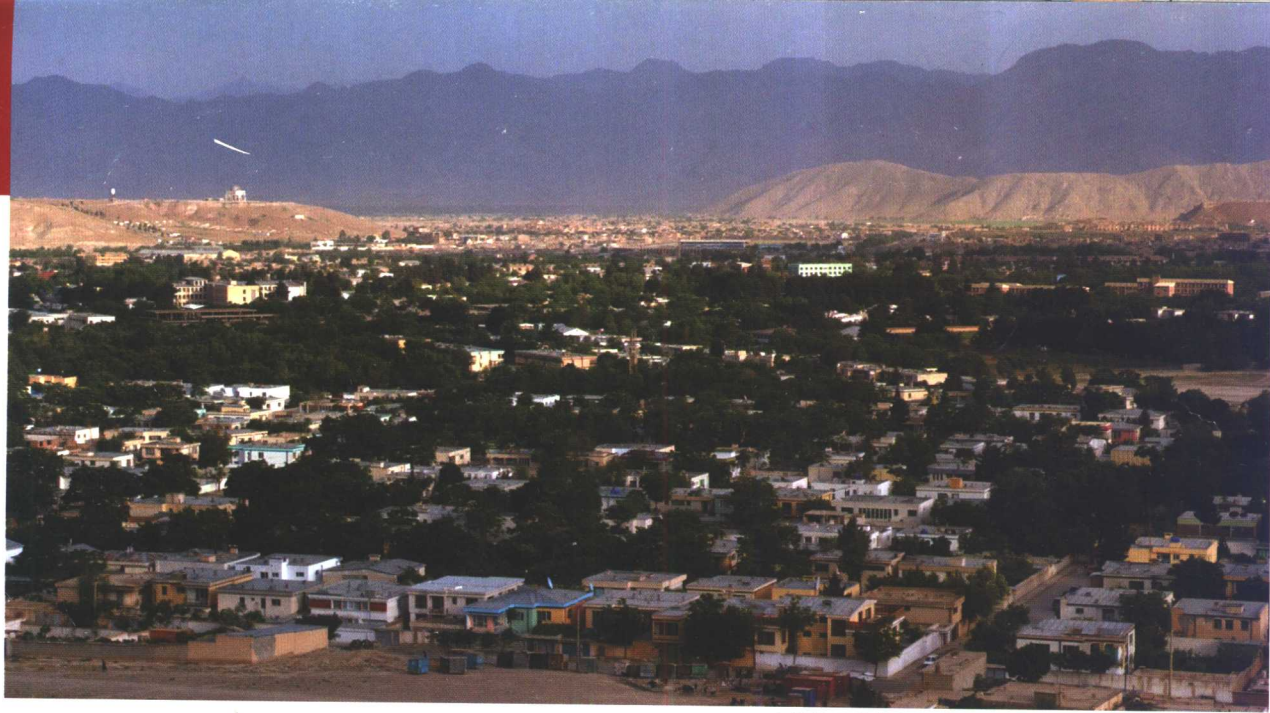
空中飞行6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机场（到达时间为北京时间凌晨1时30分），伊斯兰堡分社记者梁昊到机



一名警察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巡逻。



大篷车在伊斯兰堡大街川流不息。



这是位于喀布尔新城的别墅群，我们的驻地就在这里。

场迎接并把我们安顿在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旅馆里。梁昊曾于2001年12月前往阿富汗采访，他还是一位在巴基斯坦颇有名气的“外国歌星”，经常和当地的著名歌手同台演出。他给我们谈起阿富汗的有关情况，直到夜里3点多。

今天早上7时（比北京时间晚3个小时），伊斯兰堡分社的首席记者杜振丰开着他的奔驰车带我们来到联合国的一个临时航空代办处，准备乘联合国的小飞机从伊斯兰堡飞往喀布尔。受阿富汗战争的影响，每张机票的售价600美元，这比正常的价格高出近3倍，尽管如此，很多外国人和当地的富人还是愿意乘坐，似乎“UN”的标志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伊斯兰堡因印巴克什米尔问题陷入僵局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战争一触即发。很多外国人已于近日陆续撤离回国，而当地人的生活却依然如旧，街头鸟语花香，城市绿意葱茏，看不出“黑云压城”和“山雨欲来”的

景象。我顺便采访了一组《战争阴影下的伊斯兰堡》。

到达喀布尔的第一天

飞机沿着兴都库什山脉飞行了近1个小时后，我们于上午10时45分（喀布尔比北京时间晚3个半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机场内四处堆放着被炸毁的飞机残骸，紧邻的南侧是国际安全部队的军用机场，几架军用直升机正在起飞。前一批报道组的尚绪谦和司机早已在机场迎候。办理入境手续后，我们驱车15分钟来到了新华社在喀布尔的“Home office”。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为期三个月的采访。

接风午饭：尚绪谦、任锋和龚兵请我们去喀布尔赫拉特酒店接风洗尘，吃的是手抓饭和馕，这顿饭共花费32万阿富汗尼（折合人民币80元）。

下午，我们来到了洲际酒店、外交部、联合国驻阿



6月4日上午，报道组抵达喀布尔机场。(左起：喻菲、温新年和作者)



记者拜访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

机构等今后要常去的地方熟悉环境，并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临时驻地拜访了孙玉玺大使（因战争中被炸坏的中国大使馆正在维修）。我们顺路到电信局购买了手机充值卡，阿富汗虽然有了移动电话，但信号却很差，只能在喀布尔市内使用，就像我们国内的小灵通。

几位同事明天一早就要回国，我们特意在家里做饭为他们送行。我到附近的一个集市上购买了一些食品和蔬菜，这是第一次赶集，走在大街上并没有感到不安全，反而觉得阿富汗人很友好。晚宴上，我们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白酒。面条并做了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炖牛肉，他们还拿出了几听“珍藏”多日的青岛啤酒，这是唐家璇外长来喀布尔时从国内带来的。

晚上，我们进行了物品交接和整理，急救包、防弹背心、防毒面具和睡袋，这都是我们外出采访所必备的。因为明天就要进入大国民会议报道，更多的还是谈论阿富汗的情况。

在喀布尔的第一天匆匆而过，大家的心情显然非常激动。任峰还告诉我说：“先别高兴的太早，过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知道在这里采访和生活是什么味了”。



和伊斯兰堡分社首席记者杜振丰在联合国驻巴机构门前。



我们在自己租用的小楼里为上一批记者送行。



记者身着塔吉克服装在喀布尔南部的帕格曼山村采访。



这个小院就是我们在喀布尔的驻地。

喀布尔的 Home office

出于安全和工作的考虑，我们在喀布尔租了一座两层小楼，月租金3000美元，这在喀布尔算是最“奢侈”的地方了。小楼位于新城的富人区，有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有四个卧室，还有地下室。最漂亮的是院子里200多平米绿茸茸的草坪，四周的月季花竞相怒放。刚到这里时的第一印象和我们想象中的工作环境反差很大。

我们所在的富人区叫Wazir Akbar Khan，这是以一个部长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父亲在一百年前是阿富汗的国王，Wazir意为部长。这个小区有上百幢花园洋房，许多外国媒体、联合国驻阿机构人员也大都驻在这里。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过渡政府副总统法希姆、财政部长哈尼等很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是我们的近邻。

我们还雇佣了几名阿富汗人来做翻译、保镖、厨师和司机，他们中有普斯图族、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翻译努尔和扎比是在读大学生，努尔学的是法律，扎比学的是医学，厨师法瑞德也曾读过两年的医学，因为在阿富汗当医生既受

尊重又挣钱。现在的翻译每月可挣1000美金，这在阿富汗是薪水最高的工作。司机哈迪和保镖阿普杜、法鲁赫都是原北方联盟在潘杰希尔峡谷的游击队员。

由于喀布尔实行宵禁，晚上我们只能呆在小院里。白天骄阳似火，夜晚凉风习习。在阿富汗3个多月里正值酷暑季节，我们既饱尝了阳光下的酷暑，又感受到月色中的凉爽。当然，偶尔也会听到枪声和爆炸。没有空调和电风扇，这里的电力也供应不正常，我们的柴油发电机只能用于照明和发稿。

和雇员打排球、打水仗，是我们在艰苦工作环境中的最大享受，我们还因此遭到过邻居们的“联合抗议”。特别是8月上旬我们花近500美元买了那台音响后，小院里更是热闹，孙玉玺大使、参赞和使馆其他人员偶尔也到我们这儿小聚。

不论忙到几点，我和温新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躺一会儿，遥望星空，以消除一天采访的疲劳和思乡之情。两名翻译都回家了，我们就和厨师、保



雇员在给我们做手抓饭。



专访外长那天,雇员们见我身着西服便要求合个影。



雇员们在小院里下棋、看电视。



记者经常骑自行车外出采访。



在一家中国公司的小餐厅里,我们和孙玉玺大使一起过把“酒瘾”。



阿富汗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奥马尔·萨马德参加我们的 party 并观看记者所拍的阿富汗照片。

镖一起聊天、讲笑话,幸好厨师法瑞德能讲英语。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语),我们采访是通过翻译用英语交流。

在阿富汗除了采访困难以外,吃饭就算是最大的问题了。温新年问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我告诉他当然是“河南烩面”。厨师法瑞德只会做手抓饭和西红柿炒鸡蛋等。平常的主食是大米和馕,青菜种类不多,不少都是从巴基斯坦进来的。大米都是多年前的陈米,和我们河南的原阳大米比真是差远了。几乎每个馕里都带有绒线丝(因为烤的馕都是放在地毯上),有的还带着脚印和苍蝇,当我采访过喀布尔的烤馕作坊后就见怪不怪了。

由于阿富汗禁酒,市场上一件啤酒相当于一台冰箱的价格。临来的时候我们特意带了两瓶白酒,一瓶是周

口老家的“四五”,一瓶“汝阳杜康”。上一批的摄影记者李晓果为了喝酒,专门打电话让水均益来阿富汗采访时在挂面箱里藏了一瓶二锅头。直到8月中旬,我们才通过驻阿国际安全部队的关系,从军事机场的服务店以每件8.5美元的价格弄来5件啤酒,这个价格在阿富汗做梦都不敢想。

三个多月没有理发,大家只见“秀发去无踪,头屑更出众”,并且衣带渐紧,都说这里是减肥的好地方。9月初,“新来的”记者汪亚雄、曹丽君和高山接替我们,当真的要喀布尔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心理都有说不出的酸楚。这里有我们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从此,我们又多了一份牵挂。



淮 主 山 国 沉 浮

谁主山国沉浮

Who disposes the Mountainous Country?

台前幕后的较量

亲历阿富汗总统大选

风云变幻总统府

我所采访的阿富汗政要

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

前王后魂归故里